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白荻一直看著他的動作，流露出不解之狀，金蒲孤將藥丸又灌回瓶中，交給那個店伙道：「拿回去，每個人喂兩粒，別糟蹋了，剩下來交給黃姑娘收好！」  
那店伙奉命逕自走了。  
白獲才惑然道：「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！」  
白獲想了一下才道：「我初遇劉素客，也是受了銷魂瘴毒之故，不過那是我們自己中的毒，劉素客熱心，替我們配了解藥……」  
金蒲孤笑笑：「假如你們不把外面的綠色藥衣吃下去，劉素客就無法將你們支使如奴役了……」  
白獲惑然不解。  
金蒲孤笑著在箭筒內取出一個小紙條，遞給他道：「這是劉素客的大女兒劉日英寫給我的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！」  
白獲接了過來，祇見上面一行字跡，寫著：「君神武，家父必欲得君為用，余策不詳，君當自行為患，唯一事可預為君言，家父曾搜得一離奇毒氣，曰銷魂瘴，無色無味，中人無救，君其慎之！」  
此物僅蒜泥白礬可暫解，君如感心頭作

嘔，即為中毒之象，可急覓斯二物服之，然後聚氣於丹田，可暫時壓製毒性，以不礙行動，徐伺家父以解藥來救，解藥之配方委不得而知，唯外層綠色之藥屑系迷心之劑，服之則永唯家父之命是從矣，君中毒後，可偽為不支，解藥入口後，可暗用內力，將藥丸外衣溶化，暗藏舌底，於無人處吐出……」  
金蒲孤等他看完了，才將字條收回，白獲怔怔地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剛才還是中了毒……」  
金蒲孤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！幸而不是劉素客自己來，否則他一定不肯把解藥給我的，劉日英教我壓製毒性的方法不能持久，我裝做無事的樣子也許可以騙過你，卻不能瞞過他……」  
白荻又是一呆道：「你怎麼知道劉素客不會自己前來呢？」  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劉素客自己也摸不準我在那裡！」  
白荻連忙道：「胡說！他用飛鴿傳書通知我說你一定會在此……」  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！我差不多與他同時離崇明島，他算準我的去向祇有兩個地方，一個是在此，一個是從原路回到申江，而且他認為我回申江的可能性較大，所以自己留在那裡佈署對付我的方法，你們這邊祇是作萬一的準備

……」  
白荻呆了良久，才恨恨地道：「姓金的，算你命長，不過我相信劉素客總有一天會制住你的！」  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劉素客假如要想殺死我，倒是比較簡單一點，要想制服我，卻是千難萬難……」  
白荻瞪著眼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  
金蒲孤笑道：「他已經使我中了銷魂瘴的毒，假如不是你送藥來此，我最多再支持個一兩天，總不免一死，可是他太聰明了，又叫你送了含有迷神藥衣的解藥來，偏偏我又預知他的計劃，服了他的解藥，卻沒有如他所想的迷失心神……」  
白荻大叫道：「這是你的運氣好，也怪他生了個不爭氣的女兒，下次就不會再這麼便宜了！」  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不會再有下次了，我已經安排好一個剷除他的計劃……」  
白荻冷笑道：「你永遠別想殺死劉素客，他早已明白你將要用什麼方法對付他，所以他在沒有控制你之前，絕不會正面與你相見！」  
金蒲孤笑道：「我不能接近他，另有別人可以接近他，那個人可以利用他不知不覺之間突然出手！」  
白荻不信道：「能夠接近他的人，都是他的親信，對他忠心不二，怎麼會對付他呢？」  
金蒲孤神色一嚴道：「有的！有一個人雖然他是他的親信，卻有著必須殺死他的原因！」  
（一二四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隨後諷訪律師對我說：「其實是有個人想找你，他的姓名我還不能告訴你，那個人是你的近親，如果找到你，他想要領養你。這個人非常有錢，對你的將來大概不會有什麼壞處。等我跟這個人商量過之後再跟你聯絡。」說完，他便記下我的住址和上班的地點。  
就這樣我與諷訪律師結束第一次見面。帶著些許狐疑的心情返回公司，我向課長致謝，並把事情的經過情形向他報告，課長一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。  
「喲！這麼一來，你不就是富豪人家的落難公子嗎？」  
課長的話立即傳迫公司上下，每個遇見我的同事，都當著我的面公子公子地叫個不停，真服了他們。  
當天晚上我始終無法入睡，不完全是因為期待幸福而興奮過度，雖然我是有那麼一丁點期待，但是不安的心情大過於期待。  
想起不幸的媽媽每每在夜深人靜時作駭人的噩夢，還有我身上凶狠綿密的傷口，這些都難以使我有個快樂的夢想。  
此刻有一種即將發生恐怖事件的預感，在我心中縈繞不去……  
恐怖的警告信  
當時我對於與八墓村有關的恐怖傳說全然不知情，更遑論知道自己身世會與那個村庄結下不解之緣。讀者們或許會認為僅憑著遽然而至的尋人啟事就令我憂心忡忡、難以成眠，也未免大誇張了吧！  
但是事情絕對不是這樣，一般人都不大喜歡變化過於劇烈的境遇，更何況像我這樣連未來都無法期待的人，內心會感到惶恐也是正常的。如果可能的話，我甚至希望就此撒手不管。  
話雖如此，我卻也不希望諷訪律師的訊息就此中斷，事實上正好相反，我引頸企盼諷訪律師盡快通知我。這簡直是自我矛盾的心理嘛！一方面害怕通知來到，另一方面通知沒來又覺得很遺憾。  
這種矛盾的心情持續了五天、十天，律師那邊音訊全無。但是、隨著時間過去、我逐漸明瞭律師並未忘記這件事情。  
當時我借住在朋友的家中，有一天下班回家，朋友的年輕妻子告訴我：「今天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！」  
「什麼怪事？」  
我問她。  
「有個怪人來這裡打聽你的事情喔！」  
「打聽我的事情……是不是上回那位律師僱用的人？」  
「開始我也這麼認為，後來感覺好像不是，那個人看起來像個鄉下人。」  
「鄉下人……」  
「對呀！那位鄉下人的年齡我無法判斷，因為他將衣領豎起來，戴著墨鏡和帽子，不太看得清楚面貌，反正他讓我感覺不太舒服就是了。」  
「他問了些什麼？」  
「主要是你的品行及本質這方面，例如會不會喝酒啦，會不會偶爾發瘋啦……！」  
「發瘋……好奇怪的問題喔？」（十一）

## 招魂

倪匡

他是一個極具經驗的盜墓人，有著極其豐富的各種知識，我在第一交介紹他出場（在《盜墓》這個故事中），曾這樣說：「豐富的工程建築，特別是各國古工程知識。有豐富的考古經驗，有豐富的各種機械的使用知識……」  
工程完成之後，為了保守秘密，鋪好的路被拆走，不留下痕跡，他找到的石板碎片，最大的也不過一尺見方，厚度一致，可知工程的規格，十分嚴謹，連路石板，也一絲不苟。  
灌木帶的出現，有兩個可能：一是故意種上去的。一是經過鋪石、拆走的過程，泥土起變化，恰好變得特別適合，這種灌木生長，所以自然形成了林帶。  
不論如何，沿著林帶向前去，可以發現秘密工程的所在地，應該沒有疑問。齊白為這個發現大聲歡呼，弄得聲音都有點發啞。那種灌木，樹枝上帶著尖銳的小刺，結一種褐色的，指頭大小的漿果，齊白看到很多鳥雀在啄食，知道沒有毒，採了幾顆，竟然清甜無比，所以他大吃了一頓。  
（鳥的肚子和人的肚子不同，齊白仍然堅持那種山果沒有毒，不過用一種十分古怪的神，訥訥地說，那東西是最好的「瀉劑」，他吃了什麼苦頭，也可想而知。）  
他沿著灌木帶，深山約有三公里，迎面是一座陡上陡下的懸崖，竟然沒有了去路。他走到了盡頭，是絕地。  
別人看了這種情形，自然會沮喪，可是齊白仰天大笑，樂不可支。  
他既肯定，那灌木帶原來是一條路，自然也就知道，那一大片懸崖，是目的地已經到了。  
不會有人築一條路通向絕地的，那秘密工程的秘密，必然就在那片懸崖之上，問題是如何發現它的人口處而已。  
那十分之考功夫，事後齊白十分自傲，說是能得到那人口處的，祇有兩個鬼、一個人。  
兩個鬼，本來是他的同行，一個外號叫病毒，一個叫單思，兩人都已死了，所以齊白稱他們作鬼，而「一人」，自然是他自己了。  
（我曾道：「不對，還有那個結結實實的鬼，他也找到了入口。」）  
（齊白「哼」地一聲：「他？那秘密工程根本就是為他建造的，他當然知道怎樣進出。他不是找到入口處的，也正由於這一點，我才肯定分是結結實實的老鬼，不然，我一定以為哪裡又冒出一個這樣出色的行家來了。」）  
懸崖十分高，估計約有兩百公尺，上面長著許多樹和藤蔓。齊白利用了望遠鏡，先檢查懸崖的上部——如果工程曾在那裡進行，所有的工程材料，就必須吊上去，一必然會有裝過支架之類的痕跡留下來。  
檢查得十分仔細，並沒有發現到什麼，他再檢查懸崖的中部同樣沒有發現。這又是五六天過去了，白天，他像白癡一樣對著望遠鏡，看得兩眼刺痛，晚上，他像猴子一樣露宿。  
（四十九）



夢見她在對自己笑、對自己哭，甚至夢見兩個人坐在一棵開滿金黃色花朵的樹下聊天……  
那個不給自己好臉色的女人，笑起來的樣子真是美到誘人心魂，在夢裡，他甚至為她心動了。  
祇是在夢醒後，他努力地在記憶裡尋找這些回憶，卻怎麼也找不到，但為什麼它們會如此的真實？  
再這樣下去，他幾乎要懷疑自己的腦袋是不是被歐嘉芝氣到秀逗了。  
辜仲喝看著手上的玫瑰花，輕輕歎了一口氣，待會一進門，真是生死未卜啊。  
「辜先生？」打開門，小雅朝他喚了聲。  
一堆助理早發現他人來了，但等了又等，大帥哥就是祇站在門口不進來，而且還不斷歎氣跟搖頭，大伙忍不住了，就推派她出來叫人。  
「我是。」辜仲喝回神，露出一個迷人的笑容。  
「請進，我們老闆在等你了。」小雅把他帶進了VIP室。自進門的那刻起，辜仲喝就感受到許多愛慕及崇拜的眼光不時地朝他投射過來。  
這才對嘛！這世界上祇有歐嘉芝才會不正常地對他擺臭臉。  
「你先喝杯茶，稍坐一會兒，我們老闆等會就過來了。」  
在遞茶的時候，小雅的眼睛一直盯著帥哥手上的那束玫瑰花瞧，天啊，如果收到花的人是她，她絕對會立刻休克昏倒的。  
「謝謝。」  
辜仲喝微笑地接過茶。奇怪，這店裡的每一個人態度跟服務都很親切，怎麼老闆的個性會這麼糟？  
喝著茶，他開始認真地打量起這房間裡的一切。  
而另一邊，收到客人已經來到店裡通知的歐嘉芝，從一出辦公室門口，就感覺到店內氣氛轉了一百八十度，耳邊還不時傳來陣陣「剝剝剝」的心花怒放的聲音。  
走到VIP室的門口，一群人聚在那裡不知道興奮地在討論什麼事。  
「啊！老闆。」終於有人看到了她，現場立刻變得鴉雀無聲。  
「你們怎麼一堆人都聚在這裡，工作很閒嗎？」  
她緊皺著眉，最近她的火氣有點大，改天要記得請小雅替她買幾瓶青草茶回來退退火。  
「沒有啦，老闆，我們是想說，裡面那位是大貴客，所以看你需不需要我們幫忙？」所有的助理都跟著點頭，眼裡寫著熱切的盼望——選我！選我！  
「大貴客？」  
她露出懷疑的眼神，瞞肖仔，之前市長夫人帶女兒來選婚紗時，也沒見她們這麼殷勤。  
除非裡面來的那個是總統級的人，但不可能，據她所知，總統祇有一個女兒，而在美國進修中的兒子目前也沒結婚的消息傳出。  
「小雅在裡面，她幫我就好了，你們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。」她的決定無疑將一群夢幻少女的心打碎。  
「噢！」失望的聲音四起。  
「難過」跟「老闆是巫婆」這二項全寫在他們的臉上，個個踩著沉重的腳步，依依不捨的走了。  
歐嘉芝搖頭失笑。  
等助理們全走光了，她才輕輕旋開門把走了進去。  
喔喔！眼前那張帥臉的主人，的確確是位可以讓所有女人失了芳心的白馬王子。  
（三十三）

#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接得京中乃尊書信，知昇了刑部侍郎，所有聽月樓，裴爺相送過來，以作賀禮。又說假期已滿，不日就有旨下，速速打點收拾進京。宣爺看過，說與夫人知道，夫婦甚是感激裴爺。不多幾日，果有旨下來召宣侍郎進京供職。宣爺接旨，進奉家堂，一面謝恩，一面送了天使而去。此刻因欽限緊急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收拾行裝，所有家園仍命老人家夫婦同抱琴如媚、醉瑟如鉤在內看管。一面到縣撥了人夫車馬，伺候動身；一面去拜別岳父母，未免錢行，灑了幾點分離淚。  
宣侍郎一路兼程而進。不消幾日到京都。進了皇城，因非早朝時分，先到父親衙門，夫妻雙拜。宣爺、夫人二老見媳婦果然生得人品出來，心中大喜。這日擺了筵宴，代兒子、媳婦接風，別收拾一所，與他小夫婦權住。  
到了次日早朝，宣氏父子入朝謝恩繳旨。天子又將宣侍郎慰勞一番，方退朝，散了文武。宣侍郎到了朝房，見了裴爺，先拜謝見賜名樓及一切成全之恩。裴爺拉住笑道：「令岳被我勸醒了麼？」宣侍郎點點頭稱謝。大家一笑而散，各回衙門。  
裴爺已搬進尚書府第，宣侍郎搬進裴爺舊居，少不得夫婦二人親到裴府，拜謝裴爺始終成全之恩。綺霞已出嫁與趙府，綺雲已出嫁與江府，今日都接了回來。姊妹們相見，甚是親熱。裴以松已娶了親，外面與宣刑部相見，也十分親熱。款待一日，方各回府。自此不時往來。  
後來裴爺告老回到河南，壽至八十六歲而終。其子以松中了河南鄉榜解元，進京會試又仗宣侍郎之力中了一榜。榜下放了知縣，這也是以恩報恩。柯太僕也虧了女婿覆了原職銜，夫婦同年八十一歲無疾而終。其子鳴玉捐了一個州同職銜，坐享兩房家資，娶親生了兩子一女，倒也用。宣老夫婦俱有八、九十歲，也是先後而終。宣侍郎夫婦哭喪盡禮，守了六年大孝，到了服滿之日，仍召取進京，歸他侍郎衙門住下。此刻侍郎已有兩子兩女，總與河南裴以松、本京裴綺霞、裴綺雲彼此結親，不斷往來。這是書中的大交待，不用煩敘。  
且言裴侍郎雖是刑部衙門，日日都有欽件發下來會審，但他斷才甚好，不見著忙，無事時還與夫人在聽月樓吟詩敘話。那日也是八月中秋，宣侍郎與夫人坐在聽月樓中飲酒賞月，便指著仙題詩句並綺霞、綺雲、寶珠的壁上三言和韻詩道：「此樓得這天工人工極力培植，這也是裴年伯一生聰明種子佈於前，你我夫妻姻緣聚於後，信非偶然也。」（七十三）

## 神機妙算張太乙

### 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子平八字 45年  
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## 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  
婚姻  
健康

危機

## 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### 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##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